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唐三藏西遊釋厄傳 三藏授法降行者

卻說那孫行者別了師父，一舫鬥雲，輕轉東洋大海。按住雲頭，分開水道，徑至水晶宮前。早驚動龍王來迎接，接至宮裡坐下，禮畢，龍王問道：「近聞得大聖難滿，想必是重整仙山，復歸古洞矣。」悟空道：「我也有此心性，只是又做了和尚了。」龍王道：「做甚和尚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虧了南海菩薩勸善，教我正果，隨東土唐僧，上西方拜佛，皈依沙門，又喚為行行了。」龍王道：「可賀！可賀！這才叫做改邪歸正。既如此，怎麼不西去，復東回何也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那是唐僧不識人性。有幾個毛賊剪徑，是我將他打死，那唐僧只管緒緒叨叨，說了我幾句閒話兒。你想，老孫可是受他閒氣的人？因此上我就撇了他，欲回本山，故此先來望你一望，求鍾茶吃。」龍王即捧香茶來獻。行者手拿茶杯，回頭一看，見後壁上掛著一幅《圯橋進履》的畫兒。行者道：「這是甚麼景致？」龍王道：「大聖在先，此事在後，故你不認得。這叫做『圯橋三進履』。此仙乃是黃石公，此子乃是漢世張良。石公坐在圯橋上，忽然失履於橋下，遂喚張良取來。此子即忙取來，跪獻於前。如此三度，張良略無一毫倨傲怠慢之心。石公遂愛他勤謹，夜授天書，著他扶漢。後果然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。太平後，棄職歸山，從赤松子游，悟成仙道。大聖，你若不保唐僧，不盡勤勞，不受教誨，到底是個妖仙，休想得成正果。」悟空聞言，沉吟半晌不語。龍王道：「大聖自裁處，不可圖（原作「因」）自在誤了前程。」悟空道：「既如此，老孫還去保他便了。」龍急聳身，出了海藏，駕著雲，別了龍王。

正走間，卻遇著南海菩薩。那菩薩道：「孫悟空，你怎麼不受教誨，不保唐僧，卻來此處何干？」慌得個行者在雲端裡施禮道：「荷蒙菩薩善言，果有唐僧揭了壓帖，救了我命，跟他做了徒弟。他卻怪我兇頑，我才閃他一閃，如今就去保。」菩薩道：「趕早去，莫錯過了念頭。」言罷，各自回去。

這行者，須臾間看見唐僧在路旁悶坐。他上前道：「師父！怎麼不走路？還在此做甚麼？」三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來？教我只管在此等你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往東洋大海老龍王家討茶吃。」三藏道：「我略略的言語重了些兒，你就怪我，使個性子丟（原作「去」）了我去。相你這有本事的，討得茶吃；相我去不得的，只管在此忍餓，你也過意不去！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若餓了，我便去與你化些齋飯來與你吃。」三藏道：「不用化齋。我那包袱裡，還有些乾糧，是劉太保母親送的，你去拿鉢盂尋些水，等我吃個。」

行者就去解開包袱，只見包裹中間有幾個粗面燒餅，拿出來遞與師父吃。又見那光（原作「大」）豔豔的一領綿布直裰，一頂嵌金花帽，行者道：「這衣帽是唐王賜的？」三藏就順口兒答應道：「是我小時穿戴的。」行者道：「好師父，把與我穿戴了罷。」三藏道：「只怕長短不一，你若穿得，就穿了罷。」

行者遂將衣服穿上，把帽兒戴上。三藏見行者穿了衣，戴上帽子，卻默默的念那《緊箍咒》一遍。行者叫道：「頭疼！頭疼！」那師父不住的又念幾遍，把個行者疼得打滾，滾破了嵌金的紗帽。三藏又恐怕扯斷金箍，住了口不念時，他就不疼了。伸手又去頭上摸摸，似一條金線兒模樣，緊緊的勒在上面，取不下，揪不斷，已似生了根也。那行者就在耳裡取出那金箍棒，插入箍裡，往外亂搗。三藏又恐怕搗斷了，口中又念起來，他依舊生疼，疼得他豎蜻蜓，翻筋鬥，耳紅面赤，眼癢身麻。那師父見他這等，復住了口，他的頭又不疼了。行者道：「我這頭，原來是師父咒我的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念的是《緊箍經》，何曾咒你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再念念看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就念與你聽。」那行者又疼，只教：「莫念！莫念！念動我就疼了！這是怎麼說？」三藏道：「你今番可聽我教誨了？」行者道：「願聽師父教訓。」

那行者口裡雖然答應，心上還懷不善，把那針兒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望（原作「那」）唐僧就欲下手。慌張了那長老，口中又念兩三遍，這猴子跌倒在地，丟了鐵棒，不能舉手，只叫：「師父！我曉得了！再莫念！我問師父，你這法兒是誰教你的？」三藏道：「是適間一個老母傳授我的。」行者大怒道：「這個老母，坐定是那個觀世音！他怎麼那等害我！等我上南海打他去！」三藏道：「此法既是他授與我，他必然先曉得了。你若尋他，他念起來，你卻不是死了？」行者見說得有理，真個不敢動身，只得回心，跪下哀告道：「師父！這是他奈何我的法兒，教我隨你西去。我也不去惹他，你也莫當常言，只管念誦。我願保你，再無退悔之意了。」三藏道：「既如此，伏侍我上馬去也。」行者方才死心塌地，抖搜精神，束一束綿布直裰，扣背馬匹之上，收拾行李，奔西而（原作「兩面」）進。又聽下回分解。

千回萬轉極躋攀，將謂青山盡此間。